



册府元龜

卷之三百八十六
至八十九



13
849
95



門 4 3
849
95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之孫

西極文翔鳳司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宗室部 二十五

忠第二

後魏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烈帝顧命迎立昭成群臣咸以新有大故宜立長君大人梁蓋等共推孤孤不肯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為質石季龍義而從之昭成王即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

上谷公統羅神元皇帝之曾孫也初從道武自孤獨如賀蘭部與弟建勸賀蘭訥推道武爲王

文安公泥國之踈族也性忠直道武厚遇之元城侯屈子磨渾少爲明元所知元紹之逆也明元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詐云明元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窺爲逆磨渾既得出便縛帳下詣明元斬之帝得磨渾大喜爲羽翼以勲賜爵長沙公拜尚書

陰平王烈剛武有智略元紹之逆百僚莫敢有聲惟烈行出外詐附紹募執明元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明元以功進爵陰平王

武遂子拔于遼西公意烈子道武以宗親委之心腹屢效忠勤明元踐祚賜爵武遂子

順陽王郁桓帝之後也少惠正允直文成時位殿中尚書賜爵順陽公文成末乙渾專權郁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窘怖遂奉獻文臨朝後謀殺渾爲渾所誅獻文錄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

南平公目辰桓帝之後也乙渾謀亂目辰與順陽王郁謀殺之事發逃免獻文傳位以有定策功進爵爲王

東陽公丕烈帝之孫也乙渾謀反丕以奏聞詔收渾

誅之

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太武征赫連
昌大武馬蹶賊逼帝齊以身蔽拒決死力戰賊乃退
帝得上馬是日微齊帝幾至危殆帝以微服入其城
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
帝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裾繫之槩上帝乘而
上因此得拔於難齊有力焉賜爵浮陽侯
任城王禎性忠謹孝文徵赴講武引見戒之曰每欽
忠懿思一言展故因講武遠徵赴闕

建中伯志河間王齊之孫爲給事中郎孝文南征徵

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障之帝便得免矢

志目因此一日喪明以志行嘗州事

安樂王長樂子詮爲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
言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豐遣使觀詮動靜詮
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與李平高殖等四
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告首之功除尚
書左僕射

彭城王勰孝文時爲尚書監侍中正中軍大將軍開
府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以禪軍國詔曰割身
存國理爲遠矣但汝以親乃減已助國職俸便停親

國二事聽三分受一孝文不豫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議徐謩當世之上醫也先是假還雒陽及召至勰引之別所泣涕執手而謂之曰君今世元化至尊氣力危極願君竭心善思方治若聖體日康令四海有賴當獲意外之賞不然便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存亡由此君其勉之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蹇便欲進治勰以孝文神力虛弱惟令以食味消息勰乃密爲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顯祖請命乞以身代孝文日有瘳後自懸瓠幸鄴勰嘗侍坐輿輦晝夜不離於側飲食必

嘗之而後手自進御從孝文征河北還以功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蕭寶卷將陳顯達內寇孝文復親討之詔勰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是時孝文不豫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六軍須有所託事不兩興情力又竭更請一王總當軍要孝文曰治戎侍疾皆憑於汝牽病如此吾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更請人以違心寄宗祏所賴惟在於汝諸葛孔明異姓受託而况汝乎行次清陽孝文謂勰曰吾患轉惡汝其努力車駕至馬圈去賊營數里顯達等出戰諸將大破之勰部分諸將攻

賊壘其夜奔追孝文疾甚謂勰曰脩短命也死生大分今吾氣力危憊當成不濟矣雖敗顯達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社稷所仗惟在汝身霍子孟以異姓受付况汝親賢可不勉也勰泣曰士於布衣猶爲知己盡命况臣託靈先皇聯暉陛下誠應竭股肱之力加以忠貞但臣出入喉膺每跨時要及於寵靈輝赫聞之遐邇弗參宰臣機政畢歸震主之聲夙忌必矣此乃周旦遁逃成王疑惑陛下愛臣便爲未盡始終之美非所以惡華捐勢非所以辭勤請逸正希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念愚臣忘退之禍孝文久之曰吾尋

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宣武曰汝第六叔勰清規
林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綬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
繆提携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真兵整吾以長兄之重
未忍離邊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
聽勰辭蟬捨冕遂其冲挹之性也使成王之明讎從
爾舉不亦善乎汝爲孝子勿違吾勅及孝文不起于
行宮遇秘喪事獨與右僕射任成王澄及入如平嘗
視疾進膳可决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
廳事得加歛禮還載卧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
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宣武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喪

行服宣武即位勰跪授孝文遺勅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爲變停在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孝文不豫勰嘗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至於衣冠不解亂首垢面帝患多忿因之以遷怒勰每被誚詈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勳將誅斬勰承顏悉心多所規濟及孝文昇遐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洩漏致有逼迫勰內雖悲慟外示吉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也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竊懷防懼

而勰推誠盡禮卒無纖芥宣武立類幸勰第及京兆廣平暴虐不法詔宿衛隊長率羽林虎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表切諫宣武不納勰既無山水之適又絕知己之遊雖對妻子鬱鬱不樂

清河王懌宣武初爲尚書僕射時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京兆王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遊冀州肇因愉之逆又構殺彭城王勰懌恐不免肇又錄囚徒以立私惠懌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涓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

終成亂階又言於宣武曰臣聞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岱宣尼以爲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爲至誠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微無相僭越至城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脩政斷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知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好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宣武咲不應後靈太后委以朝政擇竭力佐輔以天下爲已任領軍元乂太后之妹夫擇裁之以法乂所疾乂黨人通直郎宗愛希乂旨告擇謀反禁擇門下詳問左右及朝貴分明得雪擇以忠而獲謗乃

鳩集昔忠烈之士爲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焉

陽平王新成長子頤爲懷朔大將軍都督後除朔州刺史及嘗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頤爲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

冀州刺史元麗子顯和爲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盤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爲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彭城王勰子劭善武藝少有氣節孝明初梁武遣將犯邊劭上表曰僞豎遊魂闕覲邊境勞兵兼時日有千金之費臣仰藉先資紹饗厚秩思以埃塵用禪山海臣國封徐州去軍差近謹奏粟九千斛資絹六百疋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靈太后嘉其志意而不許之起家爲宗正少卿

中山獻武王子熙延昌中出爲湘州刺史聞劉騰元又隔絕二宮矯詔殺清河王懌熙乃起兵上表云元又悖逆如此孰可忍之臣忝籍枝萼思盡力命碎首辱於耳之若薺今輒舉義兵實甲八萬大徒既進文

武爭先與并州刺史陽城王徽嘗州刺史廣陽王淵徐州刺史齊王蕭寶寅等俱發庶仰憑祖宗之靈俯罄義夫之命掃翦克醜更清京邑臣親總三軍星邁赴難置兵溫城伏聽天旨熙兵起甫十日爲其長史柳元章等所執遇害靈太后及正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相幽五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尉公謚曰文莊王臨淮王昌弟孚爲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爲四十卷奏之遷冀州刺史爲葛榮所執榮卒還冀州刺史元顥入雒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

顓平封孚萬年鄉男
 東阿侯忻之清河王紹之孫性粗武有力孝莊帝之
 圖爾朱榮元天穆也忻之密啓臨事之日乞得侍立
 手斬二人及榮之死百寮入賀
 青州刺史昂暹爲南兗州刺史元顓入雒暹據州不
 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
 比齊趙郡王琛高祖之弟也少時便弓馬有志氣高
 祖既輔天子以魏後廢帝中興初授琛散騎嘗侍鎮
 西將軍既居禁衛恭勤慎密率王左右
 彭城景思王洸爲大師錄尚書自武成帝車駕廵幸

洸嘗留鄴河清二年三月群盜曰

姓

子禮等數

七

謀劫洸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洸第至內室稱勅牽
 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洸大呼不從遂遇害
 野痛惜焉

任城王湝爲瀛州刺史後主時奔鄴加湝大丞相及
 安德王加尊號於晉陽使劉子昂脩啓於湝至尊出
 奔宗廟既重群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
 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齊州禪位
 潛啓竟不達湝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
 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赦詔潛並

沉諸井戰敗潛孝珩俱被擒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
潛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
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
城潛馬上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蓬首垢
面長齋不言笑而終妻乃爲尼

廣寧主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承光

後土年號

即位以孝珩

爲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月
五日孝珩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在內以楚兵應
之族與敬顯自遊豫園勒兵出既而阿那肱從別宅
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

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及耶
孝珩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及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
之急猶作如此猜高韓恐其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
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爲興復之計周
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繇高阿肱小人吾道
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稍刺孝珩墜馬奴白澤以身
扞之孝珩傷劇遂見虜齊王憲問孝珩自陳國難辭
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爲之改容親爲洗瘡傳藥禮遇
甚厚孝珩獨歎曰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
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筭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

授開府縣侯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
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
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後主奔鄴以紹義爲尚
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尅并州以封輔相爲北朔州
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卒長趙穆司
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迎
紹義至馬邑黠相及其屬朝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
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
義至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引兵南出欲取

并州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
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
北朔州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
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
千義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大半
襄城王亮值後主敗奔鄴亮從焉遷兼太尉太傅周
師入鄴亮於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於
諸城門皆入亮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肉慟哭拜辭
然後爲周軍所執
安德王延宗後主平陽之敗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

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馳鼠谷乃以廷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取兒今去也廷宗曰陛下為社稷莫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姿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後周邵惠公顯德皇帝與衛可孤戰於武州臨陣墜馬顯奔救擊殺數十人賊眾披靡德皇帝太祖乃得上馬引去顯遂戰沒保定初追贈太師

趙王招率奴從高祖東征東夏底定招出就國宣帝不豫徵招及陳越代滕五王赴闕比招等至而隋文帝

帝輔政加招等殊禮入朝不趨劍履上殿隋文帝將遷周鼎招密欲圖之以扶社稷乃招文帝至第飲於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曾封所親人史胄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帷席之間後院亦伏壯士文帝從者多在閣外惟楊弘元胄弟威及陶徽坐戶側招屢以佩刀割瓜啗隋文隋文未之疑元胄覺變扣刀而入招乃以大觴親飲胄酒又命胄向厨取漿胄不為之動滕王道後至隋文降階迎胄因得耳語曰形勢大異公宜速出隋文共道就坐頃吏辭出後事覺隋以謀反誅之并其子弟

齊王憲太宗第五子高祖之世爲晉國公護所委任天和已後護欲有所陳多令憲開其間或有可否憲憲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高祖亦悉此心故護誅憲得無患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高祖嘗御內殿引見之謂曰晉公不臣之迹朝野所知朕所以泣而誅者安國家利百姓耳昔魏末不綱太祖佐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掌謂法應湏爾豈有三十年天子而可爲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以弊鬻經隸屬便耶禮若君臣此乃亂臣之權宜非經國之治術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本據天子

爾雖陪侍齊公不得耶同臣主且太祖十子寧可盡爲天子卿宜規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骨肉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拜謝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宿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高祖將欲東封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知後以諸弟才略無出於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將軍出憲表上私財以助軍食曰臣聞撫機適運理藉時來兼弱攻昧事資權道伏惟陛下繼明作聖闡業弘風思順天心用恢武略方使長蛇外翦宇宙大同軍民內向車書混一竊以龍旗雷

動天網雲布芻粟糧餼或須周給昔邊隅未靜卜衣願上家財江湖不澄衛茲請獻私粟臣雖不敏敢忘景行謹上金寶等一十六件少助軍資詔不納而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但愧其心耳寧須物乎乃詔憲率衆二萬爲前軍趣黎陽高祖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齊進圍雒口拔其東西二城以高祖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爲之

龔安化縣公孝伯其生與武帝同日又與武帝同學帝即位引置左右孝伯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奏聞宣帝即位授小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圖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戚近功高棟樑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爲不忠陛下非孝子也帝因踈之

隋觀德王雄高祖族子也周太象中進爵邢國公高祖爲丞相雍州牧王賢謀作難雄時爲別駕知其謀以告高祖賢伏誅

河間王弘高祖從祖弟高祖爲丞相嘗置左右委心腹高祖詣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衛高祖

唐宋王成器睿宗長子景雲二年以晉州刺史蕭志

忠爲秘書監同州刺史崔湜爲中書侍郎時太平公主謂成器曰待崔湜蕭志忠到當輔政廢太子以爾代之成器馳告皇太子太子與成器奏之故令停湜等官

舒王誼本代宗子昭靖太子邈之子德宗命爲已子建中四年涇原兵亂誼奉德宗出幸奉天賊之攻城誼晝夜傳詔慰勞諸軍不解帶者月餘後唐贈太保從璟明宗長子明宗在魏府爲軍士所逼莊宗詔從璟謂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兵所劫爾宜自去宣朕旨無令有疑從璟行至中途爲元行欽所制復與歸雖下莊宗改其名名爲繼璟以爲已子命再往從璟固執不行願死於御前以明丹赤從莊宗赴汴州明宗之親舊多策馬而去左右或勸從璟令自脫終無行意尋爲元行欽所殺天成初贈太保

忠諫

古人有言曰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矧骨肉之親本根攸庇若乃朝政有關君道或愆賞罰無章衆言並用而能諫之以德竭其誠心務進謹言期於開卷終情兼家國義在君親者也與夫信而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崔暹為中書侍郎時太平公
主謂成器曰待佳泥蕭志忠到當輔政廢太子以爾
代之成器馳告皇太子太子與成器奏之故令停泥
等官

晉王詛本代宗子昭靖太子逸之子德宗命為已子
行禮如常天德初詔太尉奉德宗出幸奉天賊之攻城
策謀而去去亦如備錄今自錄錄無行意善為示
及於前而以世世赤符並宗法世則宗之雖善
其各各為繼繼以為日于命再封其世固持不計
辭獻行至中錄為示行禮如常與繼繼不並宗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議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璋較釋

宗室部 二十六

忠諫

古人有言曰忠臣雖在畝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
矧骨肉之親本根攸庇若乃朝政有闕君道或愆賞
罰無章衆言並用而能諫之以德竭其誠心務進謹
言期於開悟盖情兼家國義在君親者也與夫信而

後諫不聽則去者異矣詩曰雖有他人不如我同姓其是之謂歟

殷王子比干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

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

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夫王

于比干劓視其心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王暴

士也見過則諫不則則死忠臣也畏死而不信非勇

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

秦公子扶蘇始皇長子始皇益發謫徙邊扶蘇諫曰

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

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

北監蒙恬於上郡

子嬰二世兄子二世時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

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

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背秦之

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

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

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

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

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

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二世不聽

漢淮南王安厲王長子也武帝建元六年閩越復舉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帝多其義大為發兵遣兩將軍將兵誅闞越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賑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迺耨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懾然攝安也 攝安也 奴協切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劓髮文身之民劓古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與讀非彊不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

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也甸服主治王田以封外侯服封外千里之外也侯服侯祭祀也侯侯也王者斥侯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賓見蠻夷要服於王也侯衛二服同為賓也要以運切言耳戎狄荒服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其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竹田曰篁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

間獨數百千里

間中間也或八九百或千里也

阻險林叢弗能盡著

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

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

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

言其國僻遠於宗廟

之貢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治粟官屬有都內令丞也

一卒之用不給

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勞蠻

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

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

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

接衣食

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爲贅婿耳

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

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

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輻而踰嶺

輻今竹輿車也言以輻過嶺耳

柁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

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

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

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

先臣淮南厲王長間忌人姓名

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

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

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

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臣

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潰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鼃朝字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全國謂未分爲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爲吏與越相境故知其地形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

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繇餘干界中越邑今鄱陽縣也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繇力薄材縣弱也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饗亦餉也南方暑濕近夏瘴熱瘴黃病也暴露水居蝮蛇蠱毒也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

之甲者闕至第名甲已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

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

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

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畜養之也此必委質為藩臣

世共負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組者

綬印之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

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

林險阻如雉兔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

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勑食糧乏絕男子不得

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維丁壯從軍老弱轉餉

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逃亡者必眾隨而誅

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

屠睢擊越郡都尉姓屠名睢也又使監祿鑿渠通道監郡御史也名祿

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

引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廼發適戍以備

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靡敝也音糜行者不還

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

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凶

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繇

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

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二年而後克言用兵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較也如使越人蒙微幸以逆執事之頗行頗行猶馬行在前行故曰頗行胡郎切斷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而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依形如屏風而曲之畫以黼文張於牖間依讀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露謂之如露潤澤也或露或覆言養

育也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帝嘉淮南之意

劉向初名更生為諫議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
傳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

加官

也百官公卿表云諸吏所加或列俱將軍卿大夫得舉不法也皆領尚書事甚見尊

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

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

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

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自罷

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

下獄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

見於昴與卷舌之問也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

秋徵堪向欲以為諫議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

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

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非常之事故謂之變也言竊聞

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中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

戚尚書忤猶逆也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復見毀

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言不宜用其有過之

臣者此議非也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大盛也不為三

獨夫動亦已明矣謂蕭望之用堪及向獨夫猶言匹夫也且往者高皇

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

間卒為名臣卒終也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

韓說諫曰

說讀悅

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

恨悔之

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貫寬

貫謂緩恕其罪

復

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

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

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東相以老病免歸漢有

所欲興嘗有詔問

興謂改作憲章

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

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

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

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計有過之臣無

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

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

移病者移書言病一日言以病移中

不居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繇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

殆近也

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

章明也

進望

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

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

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

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許

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

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

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

白寃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

置對者立其罪辭

望之自殺

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

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焉更生見

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

幾讀曰冀

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

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

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嘗徵表為國

徵證也

欲終不言念

忠臣雖在猷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

刪者田中之溝也工大切惓惓

繇中忠義之意

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

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

惟思也

忠臣之義一抒

愚意是就農畝死無所恨

抒謂發泄之也

臣聞舜命九官

禹作

司空棄斤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祀宗廟夔典樂龍納言

濟濟相讓和

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宓而

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韶舜樂名舉蕭管之屬示其倫也於韶樂

九奏則鳳凰見其容儀擊鍾鳴磬而百獸相率來舞言感至和也

四海之內靡不和

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

言文王始受命作周也

雜遝衆賢罔不

肅和崇推讓之風以誚分爭之事文王既沒周公思

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

多士

周頌祀文王清廟之詩也於嘆辭穆肅敬也雍和也顯明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清靜之

化敬而且和光明著見故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於讀曰烏

當此之時武王

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

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

天子穆穆

周頌禘太祖之詩也相助也辟百辟也公諸侯也言有此賓客以和而來至也而敬

者乃助王祭之人百辟與諸侯耳於是時天子則穆穆然也

言四方皆以和來也

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

此執競之

篇祀武王之詩也穰穰多也

又曰貽我麇麇

此思文之篇以后稷配天之詩也貽遺也

言天遺此物也

來麇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

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悲怨

厲王夷王

之子厲王生宣王宣王生幽王

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

方此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良善也言人各為不善其意乖離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

之角與小在位而從邪議歎歎相是而背君子故其

詩曰歎歎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遠謀之

不臧則具是依

此小雅小旻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在位卿士歎歎然患其上訛訛然不供

職各失臣節甚可哀痛謀之善者則背君子獨處守

正不撓衆枉

撓屈也不為衆曲而自屈也

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

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

讒言瞿瞿

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厲王之詩也密勿龜勉從事也瞿瞿衆聲也言已勉行事不

敢自陳勞苦言已實無罪辜而被讒愬嗷然也

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

光薄迫也謂被掩迫也

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

自此以下至百川沸騰皆十月之交詩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朔日有辛卯日月交會而

日見蝕陰傷於陽辛金日也卯木辰也以卯侵金則臣侵君故甚恐也

又曰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微虧微也言彼月者當有虧耳而今此日乃復微也言君臣失道是為災異故今人哀也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

國無政不用其良鞠告也言日月不用其嘗行之道以告凶災者繇四方之國無政理不能用人也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異

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峯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沸湧出也騰乘也冢山頂也峯

百川沸騰而相乘陵山頂隆高而盡摧壞陵谷易處尊卑失序災異大矣誠可懼畏哀哉今人何為其莫創艾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

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正夏之四月正陽之月謂之正月繁多也訛偽也孔甚也將大也此言王政外傷也多霜害於生物故以心

為憂傷而衆庶之人共為偽言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以是為非排斥賢雋禍甚大也位之所致也賢人在下不肖居上故云易位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

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厲王無道民不堪命乃與相畔襲厲王厲王出奔彘幽王見殺為大戎所攻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

平王幽王之子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隱元年祭伯來殺梁傳曰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

後尹氏世鄉而專恣春秋公羊經隱公二年四月尹氏卒傳曰尹氏者乃天子之大夫其稱尹氏何貶也曷為貶譏繼鄉繼鄉非祀也又詩小雅節南山云尹氏大師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刺

也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二十三年

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
 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
 百四十日食三十六謂隱二月巳巳桓三年七月壬
 辰朔十七年巳巳桓三年七月壬
 八年三月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
 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
 二年三月庚午朔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十
 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
 十七年六月癸未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
 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月
 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
 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二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
 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
 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
 年夏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
 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三十一
 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年十
 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凡三十六也地
 震五謂文九年九月癸酉襄六年五月甲子昭十九
 年五月巳卯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哀三年四月

山陵崩地二僖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壞成
 五年夏梁山壞凡二也地也下頽

星三見謂文十四年秋十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
 七年冬有星孛于火辰哀十三年冬十一月

有星孛東夜嘗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事在莊七年
 四月辛卯

火災十四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莊二十年
 夏齊大災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成

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襄九年春宋災三十年五月
 甲午宋災昭九年夏四月陳災十八年夏五月壬午

宋衛陳災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哀三
 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凡

十長狄入三國謂春秋文十一年經書冬十月甲午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傳曰狄者

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五
 晉之齊榮如之魯喬如之晉楚如長狄鄭之種

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鶴來巢者皆一見

謂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丘是月六鷁退
 飛過宋都莊十六年冬多麋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

年秋有蜚昭二十五年夏有鸛鶴來 畫冥晦 僖十五年

巢蜮短尾狐也 鷓鴣水鳥也 蜚負養也 事在成十六年正月雨木

已卯晦震夷伯之 雨木冰 冰者氣著樹木綜為冰也

今俗呼為 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 僖三十三年

間霜者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未知在何時也而此言李梅冬

實又云七月霜降草木不死與今春秋不同未見義

所 八月殺菽 謂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周 大雨雹

出 在僖二十九年秋及 雨雪雷霆失序相乘 隱九年

周三年冬四年正月 年冬大雪皆是也雷古之雷字也雷霆之急者也

水旱饑 蝻螘並起 並起猶雜沓也謂桓元年秋大

大水二十五年秋大水宣十年秋大水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

十年秋大旱宣十年冬饑十五年冬蝻生饑襄二十

四年冬大饑恒五年秋蝻僖十五年八月蝻文三年

秋雨蝻於宋八年蝻宣六年八月蝻十三年秋蝻十

五年秋蝻襄十年八月蝻哀十二年十二月蝻十三

年九月蝻十二月蝻惠五年九月蝻八年九月蝻莊

六年秋蝻皆是也蝻即蝻也蝻之食苗心者也蝻音

終蝻音 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 謂隱公四年

其君與夷七年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十七年鄭

高渠彌弑昭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十三年宋

萬弑其君捷十四年齊無知弑其君鄭子三十二年共

仲使鬬人華賊子般閔二年共仲使卜筮賊公于武

闔僖十六年晉里克弑其君卓二十四年晉弑懷公

子高梁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十四年齊公

子商人弑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十八年

齊人弑其君商魯襄仲殺子惡莒弑其君庶其宣二

年晉盾弑其君夷臯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十

其君密州昭元年楚公子圍問王疾繼而殺之十三年
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處子乾谿十九年許世子止弑
其君買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定十三年薛弑其君
比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十年
齊人弑悼公 亡國五十二 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
九三十六 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十四年楚子滅息十六年
楚滅鄧閔元年晉滅霍滅魏僖五年楚滅弦晉滅虢
滅震十三年楚人滅黃十七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
取梁二十五年衛侯毀滅邢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三
十年秦滅滑文四年楚滅江五年楚人滅蓼十六年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宣八年楚滅舒蓼九年取根牟
十三年楚子滅蕭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成六年
取鄆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鄆齊侯滅萊
十年諸侯滅偃陽十三年取邾二十五年楚滅舒鳩
昭四年楚子滅賴十三年晉滅肥十六年楚子取戎
蠻氏十七年晉滅陸渾戎二十一年晉滅鼓三十三
年吳滅徐定安四年蔡滅沈五年楚滅唐六年鄭滅
許十四年楚人滅項十五年楚人滅胡哀八年宋公
滅曹邾滅須句楚權晉滅魚陽楚滅房甲凡五十二

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 謂桓十五年鄭伯突

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三年比燕伯 周室

款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與來奔之類是也

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 貿戎地名也公羊成元年秋

之蓋晉伐其郊 郊周邑也昭三十三年鄭傷桓王

諸侯伐鄭伯禦之射 戎執其使 隱七年冬經書天

王中肩事在桓五年秋 王使凡伯來聘戎

伐凡伯于 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 周景王終

楚丘以歸 單穆公劉

文公鞏簡公其平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 衛侯朔

召不往齊逆命而助逆 春秋桓十六年書衛侯朔出

遂至陵夷不能復興 陵夷曰 孫此觀之和氣致祥乖

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嘗經

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紹文學之士優

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淆言雜亂也白黑不分邪

正雜揉忠讒並進揉和也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漢儀注中壘校尉比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尉主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比軍尉以法治之也

朝臣舛午繆戾乖刺言志不和各相違背也更相讒愬轉相是

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言各任私情不

得其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言其誣罔天子也營

謂四統之分曹為黨往往群朋曹輩也將同心以陷正臣進

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

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

之人子弟鱗集於朝言其相次如魚鱗羽翼陰附者衆輻湊

於前輻湊言如車輻之歸于轂也毀譽將必用以終乖戾之咎言讒

佞之人毀譽得進則忠賢被斥日以乖戾也

是以日月無光霜雪夏墮海

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夫遵衰

周之軌迹適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

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

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稠多也夫有春秋之異無

孔子之救猶不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

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繇上多疑心既已

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還謂

宗室部 卷之三百八十七 十六

收還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

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

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

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

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漙

漙見覲聿消此小雅角弓篇刺幽王好讒佞之詩也

漙漙盛也是無雲也覲日氣也聿辭也

言雨雪之盛漙漙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於雨雪皆

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與善政則賢者外用而

滅矣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

即窮奇也驩兜帝鳩無之後即渾敦也周公管蔡

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迭互也流言相謗豈可勝

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

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孟謂季孫

孟孫皆桓公之後代執國權李斯與叔孫俱官於秦叔孫者叔

而卑公室也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

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

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即栢舟之詩

尚有可移轉曰至貞人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

號此易渙汗九五爻也言王者號令如汗汗出而不

洩渙然大發號令如汗之出也父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一時三

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

湯論語載孔子之言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

歷年而不去也二府丞相御史也調古諧字故出令則如反汗用

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

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詆毀也

流言飛文譁於民間譁誼也故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群

小此即栢舟言仁而不遇之詩悄悄憂貌愠怒也小人成群誠足愠也昔孔

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事俱見論語禹稷臯

陶傅相汲引不為比周事具尚書舜典何則忠於為國無邪

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

龍在天大人造也乾卦九五象辭言聖王正位臨在取萬方則賢人君子皆來朝也

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

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此泰卦初九爻征行也在上則引

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

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任交戟之內合黨共

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

上如忽然而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

重至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

之罰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而孔子有兩觀

之誅少正卯姦人之雄故孔攝司寇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兩觀謂闕也然後聖化可

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

册府元龜 宗室部 卷之三百八十七 十八

觀之誅

尋其心迹而察之

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

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

歷謂歷觀之原謂思其本

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

省視也揆度也

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

險言曰

杜閉群枉之門廣

開衆正之路

杜塞也

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

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致太平之基萬世之利

也臣幸得託肺腑附

舊解云肺腑為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為斫木肺祀也自

言于帝室猶

禮附於大材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

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

以繇也

不宜宣泄臣

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

等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時帝

元舅陽平侯王鳳秉政倚太后專國權數有大異向

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

休美

也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

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

有條目凡一十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

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

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

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

安而國家可保也

易下繫之辭

故聖賢之君博觀始終窮

極物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二王之後與已為三統天地人

之始也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為上天始施之端也

二曰地統言殷以十二月建丑為下地始化之端也

三曰人統言夏以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

端也言王者象地天人之三統故有三代也 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

裸將于京此大雅文王篇殷士卿士也膚美也敏疾也裸也將行也京周京也言殷之臣有

美德而敏疾乃來助祭于周行裸也 喟然嘆曰喟然嘆息大

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嘗不如是

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萌與眊同無知之貌 蓋傷

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

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

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

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

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效謂微

故嘗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嘗蓋謂此也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厠近水也霸陵山北頭厠

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

紵絮斲陳漆其間斲斲也陳施也斲絮以漆著其間

也故云以北山石為椁紵絮者可以紵 豈可動哉張

木絮也斲而陳其間又從而漆之也

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

無可欲雖石椁又何戚焉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

葬之人皆欲取之是有間

隙也無可欲謂不具器備而薄葬人而無欲攻掘取之故無憂戚也錮謂鑄塞也云錮南山者取其深大喻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言為無窮

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

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紩厚衣之以薪言積以覆之也不封謂不聚

土為墳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

始黃帝葬於橋山在上郡周陽縣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

甚微丘壠冢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二妃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

改其烈不改樹木百物之烈也殷湯無葬處謂不見傳記也文武周公

葬于畢畢陌在長安北四十里也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平館

下樛里子葬於武庫樛里子秦惠王異母弟也樛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

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又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皆無丘

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

也其賢臣孝子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

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毋

於防防魯邑名也稱萬古而不墳墓謂壙穴也墳謂積土也曰丘東南

西北之人也不可不知識也東西南北言周遊以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故墓須

表為四尺墳遇雨而摧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

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事見禮記延陵季子

適齊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間二邑並在太山其子死於其間穿不

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謂人立可隱肘也而號

曰號謂哭而且言也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

夫羸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

陵季子於禮合矣禮記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

禹忠臣周公弟弟弟弟者言能順理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

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

不如速朽非桓雅為石槨奢泰故激此言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

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

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

昭嚴襄五王嚴襄者莊襄則始皇少也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瘞理

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

阿謂山曲也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圍五

里有餘石槨為游館多累石作槨於壙穴中以爲離宮別館也人膏為燈

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機作

械發木之人屬盡其巧變也始皇本紀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又言工匠為機咸皆知之已下

閉門也役椁棺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言不能盡其數本

又多殺宮人生糞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

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周章陳勝

將之項籍焚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言至其墓所者掘之而求

財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鑿謂所穿冢藏也牧者持火炤

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也

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罹遭也豈不

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

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繇是

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

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

斯干之詩是也詩小雅篇名美宣王考室其首章曰秩秩斯干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喻宣

之德如澗水源秩秩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

孫之衆多也宮室如制謂桓桓其庭有覺其楹君子攸寧也子孫衆多謂維熊維羆男子之

祥維虺維蛇及魯嚴公即莊公也刻飾宗廟多築臺闈後

嗣再絕謂子般閔公皆殺死也春秋刺焉周室如彼而昌魯秦

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

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

為高埤下也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

期日迫卒卒讀猝也功費大萬大萬億也死者恨於下生

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饑饉物故流離以十

萬數物故謂死也流謂亡其居處也臣甚昏焉昏謂不了言惑於此事也昏音昏一日昏

吉園字憂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

無知人安用大安焉也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

苦之說讀曰悅其下亦同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

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

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

奢侈北方丘壠顧猶反也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

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

明聖皇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

穆公延陵樛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

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

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撫音規摹之摹謂規度墓

地也其字從木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趙皇后昭儀謂

婕妤也向以為王教繇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

所載賢妃貞婦與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孽庶

也嬖受也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採傳記行

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

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帝雖不能盡用然內

嘉其言嘗嗟嘆之時帝無繼嗣政繇王氏出災異浸

甚浸又漸也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

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

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

帝舊臣每進見嘗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

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嘗危莫不

欲存然而嘗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
政也操執也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
有孫甯魯有季孟嘗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
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甫甯殖出其君術
弑其君劉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
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
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
克甚之也其惡言大甚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
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
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也而汝也孔子曰祿去

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

陽君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皆其弟也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

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

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

終有闢樂望夷之禍二世齊於望夷之宮闢樂以兵殺之秦遂以亡近

事不遠耶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

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席猶因言若人之坐於席兼南北

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

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

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三十三人青紫貂

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

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

治身私而託公寄託也內為汙私之行而外託治公之道也依東宮之尊

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東官太后所居也尚書九卿州牧郡

守皆出其門言為僚吏者皆居顯要之職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

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

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

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

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示宗室視近而反逆也避諱呂霍而弗

肯稱呂后霍后二家皆坐擅僭誅滅故為王后諱而不言也內有管蔡之萌外

假周公之論兄弟攜重宗族盤互盤結而交互也歷上古至

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

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皇甫周卿士字也周后寵之故處於

盛位權黨於朝詩人物盛則有非昔之變先見為其

刺之武安侯田蚡也人徵象孝昭帝冠石立於泰山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為足一石在上故

日冠仆柳起於上林其柳已死僵仆於地而更起生而孝宣帝即位

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桂生枝葉扶踈上

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

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

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

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
 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
 樂舅平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
 形銷患於未然况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
 信援引也黜遠外戚母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
 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
 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
 保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
 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
 不可不深啣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

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恩審固

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

廟久承皇太后

言社稷不安帝身亦不久事皇太后也

天下幸甚書奏

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

之且令出外休息

以向為中壘較尉元延中星孛東井蜀岷

山壞雍江向惡此異懷不能已復上奏曰臣聞帝舜

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

王嘗以敗亂為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

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

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奇謂成數之漢餘不滿者也

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

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比類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

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小大希稠

占有留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雷天

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攝提星名也隨斗柄建十二月曆不

正則失其所建首時為孟正月為陬也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

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星辰出於四五四時之孟

月也當見太白經天而行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

也無雲而雷雷當託雲繼君之託臣也二世不恤枉

矢夜光流星也其射如矢蛇行不熒惑襲月熒惑主

主刑故趙高殺二世也萋火燒宮萋災也野禽戲庭野鳥入處都

門內壞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以亡流星

犯大角大角因伏不見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

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

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

之異日食行交道之衝也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

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

之表天狗夾漢而西流星也墮地為天狗皆妖星久陰不雨者二

十餘日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影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異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豕豕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佯來以圖佯使也使人以高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高乃了也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

之間指圖陳狀帝輒入之謂招入也然終不能用也向每

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毋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疆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得見信於帝故嘗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

劉輔河間宗室也成帝時為諫議大夫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欲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

天地以饗魚鳥之瑞 謂伐紂有白鳥赤魚之瑞也 然猶君臣祇懼

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

者葺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

德之士考卜窈窕之女 窈窕幽閑也 以承宗廟順神祇心

塞天下望 寒瀟也 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

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上不畏于天下不媿於人

恣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

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知之 市道市中之道也

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

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惟陛下深察書

奏帝使侍御史收繫掖庭秘獄減死罪一等論為鬼

薪 淮南李嗣京奏聞

西極文明鳳訂正

豫章黃國奇校釋

宗室命 二十七

忠諫

後漢東平王蒼光武之子明帝永平十四年春車駕近

出觀覽城第尋開當遂較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

用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聚與功博日田穡不宿食

册府元龜卷終

天地以養魚鳥之類
 然信君臣之體
 動也相戒况於李甘不家繼嗣之神屢受感怒之異
 者事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感遇有
 德之士考卜窈窕之女窈窕以承宗廟順神祇心
 聖天下望也也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延福情緣
 何於身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上不畏于天下不媿於人
 夫人之身不可為在卑人不可以為
 中之道
 薛
 本帝勅計海東外藥雜武野於罪一等益為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宗室部 二十七

忠諫

後漢東平王蒼光武之子明帝永平四年春車駕近
 出觀覽城第尋開當遂較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臣
 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日田獵不宿食飲
 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

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其崇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

穡消徭仿佯弭節而旋

皆遊散之意弭節猶按節

至秋冬乃振威

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柳柳威儀惟德之隅

柳柳

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

帝覽奏即還宮至章帝時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

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

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涇陽主

疾

涇陽主光武女

使還乃知詔書已下切見光武皇帝躬履

儉約之行深觀始終之分懃懃懇懇以葬制為言故

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

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

貫行謂一行遵奉也至於

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

邑之興始自強秦古者丘壠且不欲其著明况築郭

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

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意祈年豐也又以吉凶術

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

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

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恩然懼左右過議以

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

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咨問
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

晉齊公攸文帝之子武帝時以比年饑饉議所節省
攸奏議曰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
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
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歎曰
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
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加
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則饑者必不少矣
今宜嚴勅州郡簡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于

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
便憂饑餒哉考績黜陟必使嚴明畏威懷惠莫不自
厲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人
兼美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財害穀動復萬計
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即儉不奪農時畢力
稼穡以寔倉廩則榮辱禮節繇之而生興化反本於
茲爲盛轉鎮東大將軍

扶風王駿以齊王攸出鎮駿表諫切以帝不從遂發
病薨

范陽王虓宣帝之姪孫元帝時河間王顓表立成都

王穎爲太弟穎爲王浚所破虢與東平王楙鎮東將
軍周馥等上言曰自愍懷被害皇儲不建委重前相
輒失臣節是以前年太宰與臣永惟社稷之貳不可
久空所以共啓成都王穎以爲國副愛重之後而弗
克負荷小人勿用而以爲腹心骨肉宜殺而猜能薦
至險詖宜遠而讒說殄行此皆臣等不聰不明失所
宗穎遂令陛下謬於降授雖戮臣等不足以謝天下
今大駕還宮文武空曠制度荒破靡有孑遺臣等雖
劣足以輔王室而道路之言謂張方與臣等不同既
惜所在與異又以太宰悼德允元著於具瞻每當義
節輒爲社稷宗盟之先張方受其指教爲國效節昔
年之舉有死無二此卽大宰之良將陛下之忠臣但
以受性強毅不達變通遂守前志已致紛紜然退思
惟旣是其不易之節且慮事翻之後爲天下所罪故
木卽西還耳原其本事寔無深責臣聞先代明主未
嘗不全護功臣令福流子孫自中間已來陛下功臣
祿無全者非獨人才皆劣其於取禍實繇朝廷策之
失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喪其積年之勳旣遠周
禮議功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爲陛下致節者
臣等此言豈獨爲一張方寔爲社稷遠計欲令功臣

長守富貴臣愚以爲宜委太宰以闕右之任一方事重及自州郡以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若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咨此則二伯述職周召分陝之義陛下得行於今時遣方還郡令群后申志時定王室所加方官請悉如舊此則忠臣義士有勸功臣必全矣司徒戎異姓之賢司空越公族之望並忠國愛主小心翼翼宜幹機事委以朝政安北將軍王浚佐命之裔率身履道忠亮清正遠近所推如今日大舉實有定社稷之功此臣等所以歎息歸高也浚宜特崇重以副群望遂撫幽朔長爲北藩臣等竭力在城藩

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則四祖之業必隆於今日月之暉昧而復曜乞垂三思察臣所言又可以臣表西示太宰又表曰成都王失道爲姦邪所誤論王之身不宜深責且先帝遺體陛下群弟自元康以來罪戮相尋實海內所爲匈匈臣等所以痛心今廢成都更封一邑宜其必許若廢黜尋有禍害旣傷陛下矜慈之恩又令遠近嘗謂公族無復骨肉之情此實臣等內省悲慙無顏於四海也乞陛下察臣忠教宋建平王宏孝武帝時普責百官讜言宏議曰臣聞建國之道咸殊興王之政不一至於開諫致寧防

取禍固前王同軌後主共則秦殷之敗語戮刺王周
漢之盛謗升箴顯陛下以至德神臨垂精思治進儒
禮而崇寬教衰獄訟而黜嚴刑表忠行而舉貞節辟
處士而求賢異脩廢官而出滯賞撤天膳而重農食
禁貴遊而弛摧酤通山澤而易關梁固已海內仰道
天下知德今復開不諱之塗獎直辭之路四海希風
普天幸甚舉蒙採問敢不悉心謹條鄙見置陳如左
辭理違謬伏用震驚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頃者干
戈未戢武備宜修而卒不素練兵非夙習且戎衛之
職多非其才或以資厚索加或以祿薄帶帖或籠繇

權門恩自私假旣無將領虛尸榮祿至於邊城舉燧
羽驛交馳而望其擢甲摧鋒立功闡外譬緣木求魚
不可得矣嘗謂臨難命帥皆出倉卒驅烏合之衆隸
造次之主貌踈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救危
濟難故奔北相望覆敗繼有今欲改選將較皆得其
人分臺見將各以配給領護一軍爲其總統令撫養
士卒使恩信先加農隙較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以
齊其心使動止應規進退中律然後蓄銳觀釁因時
而動摧敵陷堅折衝於外孫子曰視卒如赤子故可
與之共死所以張奉效爭先之心吮癰致必盡之命

豈不繇恩著者士輕其生令明者卒畢其力考心跡
事如或有在妄陳庸短退懼乖謬

江夏王義恭為太宰時竟陵王誕舉兵反孝武遣沈
慶之討伐值雨不得攻城及晴孝武怒使太史擇日
發將自濟江義恭上表諫曰誕素無才略畜養又寡
自拒王命士庶離散城內乏糧器械不足徒賴免兵
蒼頭三四百人造次相附恩怨夙結臣始短慮謂一
旬可殄而假息流遷七十餘日上將受律群蕃兵峙
銳卒精旅動以萬計大威所震未有成功臣雖凡怯
猶懷憤懣陛下入剪封豕出討長蛇兵不血刃舉與

七百而蔽爾小醜遂延晷漏致皇赫斯怒將動乘之
此寔臣下素食駑鈍之責行留百司莫不仰慙俯愧
今盛暑被甲日費千金天威一麾孰不幸甚臣伏尋
晉文王征淮南淹師出二百日方能制寇今誕糗糧
垂竭背逆者多慶之等轉悟遲重之非漸見乘已之
利且成旨頗降必應旦夕夷殄愚又以廣陵塗近人
信易達雖為江水約示不難且覩理者寡闇塞者衆
忽見雲旗移次京都既當徑悚四方之志必有未達
臣愚伏重思計今寧不當計小醜省生命以安遐邇
之情又以長江險闊風波難期王者尚不乘危况乃

汎不測之水今雖先天不違動于休慶龍舟所幸理必利涉然居安慮危不可不懼私誠款款冒啓赤心追用悚汗不自宣盡

南齊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宋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後勞擾太祖踐祚子良陳之日前臺使督逋切調堂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踈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敏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鉞槩微具顧盼左右叱咤自專擿宗斷族排輕斥運脅過津埭恐响

傳郵破崗水逆商旅半洪逼令倒下先過已船浙江風猛公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蹙行民固其嘗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莫顯所督先訶疆寺却攝群曹開亭正掄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辨在宜狹老士庶共令付獄或尺布之通輿以當疋百錢之稅且增為千或誑應質作尚方寄繫東治萬姓駛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薰漿值今夕酒醕肉飫即許附申徵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恩科篚貢微闕總撻肆情風塵毀謗

隨念而發及其豚蒜轉積驚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
近則託買吏民反請郡邑助申容回刺言其臺推信如
所在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謂並
諸簡課宜停遣使審畿州郡則指賜勅令遙外鎮宰
明下條源既各奉別指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湊會
正屬所徒相疑憤反更淹懈凡豫衣冠符思威世多
以闇緩貽愆少爲欺猾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綱
事難委不課逋上綱徧覺非才但奢促差降各賜一
朝如乃事速應緩自顯依違糾坐之科不必煩重但
令必行其其如薺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後

呼訂萬計每一使之發彌辰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
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
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息船優後實爲不
少兼折奸減竊遠近暫安及王敬則爲會稽太守會
土民無士庶皆後保敬則以工有餘息平歛爲錢送
臺庫以爲便子良啓曰伏尋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
度所資民庶彫流日有困殆蠶農嘗獲饑寒尤甚富
者稍增其饒貧者轉鍾其弊可爲痛心難以辭盡頃
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難劬
斛宜數十機杼勤苦足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繇

年嘗歲調既有定期僮卹所上咸是見宜中間錢多
翦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湏負大以兩代一困於
所無鞭捶質繫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粗閑物俗塘
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繇陂湖宜壅橋路湏通均夫計
宜民自爲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脩改若乙限堅完
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此宜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
生一調至今塘路隳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爲
劇建元初狡虜遊魂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
乃有質賣妻兒以充此限道路愁窮不可見聞所逋
尚多收上事絕臣登其啓闡卽蒙蠲原而此年租課

三分適一明知擾民實自弊國愚謂塘丁一條宜還
復舊在所逋卹優量原除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令
在所拆市布帛若民有親物是軍國所需者聽隨價
准直不必更應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
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值十倍於今賦調多
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疋值錢一千而民間所
輸聽爲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
官受則疋准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爲降落今入官
好布疋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爲刻上今
爲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繇之救民拯弊莫過減賦時

和歲稔尚爾虛乏儻值水旱寧可熟稔且西京熾疆
實基三輔東都全固實賴二河歷代所同古今一揆
石頭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東深關朝廷根本
夫股肱要重不可不恤宜蒙寬政少加優養略其目
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民貲不殷國庾不阜也
宗臣重寄咸云利國竊如愚管未見可安帝不納又
武帝新親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曰臣思水潦成患
良田沃壤變爲汙澤農政吉祥因高肆務播殖旣周
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歎氣夫國資於民民資於
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郎

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漻大尚多守宰
嚴期兼夜課切新稅方何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正當
相驅爲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徼紓民
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在
民所簡動以萬計漸漬之來非復始適先朝政理以
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過申之以威反怨後罰歎
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
饑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剗除未宜便充農役且
部曹簡較誠存精密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
理或枉謬耳目有限群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

詳而後取於事未達明詔深矜獄圜思文累降今科
網嚴重稱爲峻察負罪罹咎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
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所
土木之務甚爲殷廣雖役未及民動費已積炎旱致
災或繇於此皇明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
耳以魏方漢猶有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爲遠矣何
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存其命哉湘區與密蠻
寇熾彊如聞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
食侵潘邊虞方重交州蔓絕一垂寔惟荒服恃遠後
賓固亦嘗事自青德啓運款關受職置之度外不足

絃言今懸軍遠伐經途萬里累寡事殊客王勢異以
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軍力民丁烏合
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
必致驚擾愚謂叔獻所請所宜聽從取亂侮以便俟
後會雖緩歲月必有可擒之理差息發動費後之勞
劉楷見甲以助湘中威力既舉蟻寇自服又詔折租
布二分取錢子良又啓曰臣一月入朝六登文陛廣
殿稠人裁奉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比大青亟見
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嚙啗穀價雖和比室饑噍
繚纒雖賤駢門躒質臣一念此痛入心骨三吳與區

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存掊刺圖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違重賦破民敗產要利一時在所相承准令上宜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絀克假後必繇窮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生膏弗起殆爲掌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耶又泉鑄歲遠頻多剪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極草相繼尋完者爲用既不兼兩週遷復質會非委積縱令小民每嬰困苦

且錢帛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入屬近縣旣在京畿發借徵調實煩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正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克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示違涼暑扶攜流落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溫飽而賦項多少尚均沃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繇才舉並條其重貲許以銜鬻前人增佑求挾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迴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唇齒愚野未

閑必加凌誑罪無大小橫沒貲載凡求試穀帛類非
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斷獄惟平畫一在制雖
思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讐最合從綱若罰典惟
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立理之本尚書列
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先咨於都都既下意然
後付郎謹寫開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
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殿積俱廣
越守宰梁益郡邑參差調補實允事機且此徒冗雜
罔遵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大半
永明初玉輅爲重蓋又作麒麟頭采畫以馬首戴之

子良啓曰聞車旗有章載自前史罷必依禮服無舛
法凡蓋員象天軫方法地上無二天之儀下設兩蓋
之飾求之志錄恐爲乖衷又假爲麟首加乎馬頭事
不師古鮮或可施武帝好射雉子良諫日鑿鑿亟動
天蹕屢巡陵犯風烟驅馳野澤萬乘至重一羽甚微
貪甚微之驩忽至重之誠頃郊郭以外科禁嚴重匪
宜勿牧事罷遂乃窳掩殆廢且蠶月后登桑時告至
士女吁嗟易生嚙議棄民從欲理未可安曩時巡幸
必盡威防領軍景先詹事赤斧堅甲利兵左右屯衛
今馳騫外野交待疎濶晨出晚還頓遺清道此實愚

臣最所震迫狡虜玩威甫獲款關二僕全富猶加曲
待如聞使臣頻亦然望前會東官遂形言色昔宋氏
遣使舊列階下劉纘御史始登朝殿今既反命宜賜
邊禮伏謂中堂雲構寔惟峻絕檐陛深嚴事隔涼暑
而別爲一室如或有疑邊帶廣途訛言孔熾毀立之
易過於轉圓若依舊通敞實允觀聽頃市司驅扇租
沽過刻吹毛求瑕廉察相繼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愚
謂宜勅有司更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未相及以管
窺天猶知失得廊廟之士豈闇其非未聞一人爲陛
下憂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臣若不啓陛下於何

聞之永明末又將射雉子良復諫曰忽聞外議伏承
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事不必
然伏度陛下以信心明昭故所以傾金寶於禪靈亡
愛廣洽得使禽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慶民權乃以
翱翔洽樂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愛體彼我無
異故禮云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且萬乘之尊降同匹夫之樂天殺無辜傷仁害福之
本菩薩不殺壽命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衆
生身無患苦臣見功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勸懃厲
身奉法寶願聖躬康衛若此每寢夢寐脫有異見不

覺身心立就焦爛陛下嘗曰捨財脩福臣私心願
尚恨其少豈可今日有見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
臣此啓聞私心實切若是大事不易可改亦願陛下
矧臣此誠曲垂三思况此嬉遊之間非關當否而動
輒傷生實可深慎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
豫章王寔爲侍中楊州刺史唐寓之賊起啓曰此段
小寇出於竟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
不可爾比籍聲聽皆云有繇而然豈得不仰啓所懷
少陳心款山海崇深臣獲保安樂公情願於此可見
齊有天下歲月未久澤洽萬民其實未多百姓猶險

懷惡者衆陛下曲垂流愛每存優旨但頃小大士庶
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擿籍揜巧督郵簡小
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
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寓宙之內何可用洗公家
何嘗不知民之多巧但古今以政不可細碎故不爲
耳爲此者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兄
大臣猶不皆能伏理况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
竟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紘紘
久欲上聞閑侍無因謹陳愚管伏願特畱神思答曰
巧欺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爲是不蚊蟻何足憂已爲

義勇所破官軍昨至都今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辦大
 耳亦何時無亾命邪後乃詔聽復籍錯簡莫敢先言雲
 進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
 兆民父子相傳其來久矣皇魏之興有革皇儲正統
 聖德夙章陛下必欲捐形塵務順袖清曠者家嗣之
 寄宜紹寶曆若或欲捨儲宮輕移宸極恐非先聖之
 意駭動人情又天下是祖宗之天下而陛下輒改神
 輦上垂七廟下長姦亂之道此是禍福所繇願深思
 慎之太尉源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
 于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

有逆饗之譏深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
 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冲幼陛下冒於春秋始覽
 機政普天景仰率土係心欲隆獨善不以萬物為意
 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獻文曰儲宮正統受終文
 祖群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於孝文
 任城王澄為吏部尚書值車樹反叛孝文將欲討之
 澄表諫不宜親行會江楊王繼平之乃止宣武即位
 澄表曰臣參訓先朝籍規有日前言舊軌頗亦聞之
 又昔在嘗代親習皇后執秘序庭無闕日臣每於侍
 坐先帝未嘗不以書典在懷禮經為事周旋之則不

輟於時自鳳舉中京方隆禮教宗室之範每蒙委及四門之選負荷詮量自先皇升遐未遑脩述舉官虛荷四門之名宗人有闕四時之業青衿之緒於茲將落臣每惟其事竊所傷懷伏惟聖鑒宏遠四方罕務宴安之辰於是乎在何爲太平之世而令子衿之歎興焉聖明之日而使宗人之訓闕焉愚謂可勅有司脩復皇宗之學開闢四門之教使墜落之族日就月將詔曰胄子崇業自古盛典國均之訓無應久廢尚書更可量宜脩立及孝明時靈太后臨朝澄上表曰伏惟世宗真武皇帝命將授旗隨陸啓穎運籌制勝

淮漢自賓節用勞心志清六合是故繼武脩文仍世彌盛陛下當周康靖治之時豈得宴安於玄默然取外之理要繇內強圖人之本先在自備蕭衍雖虐使其民而窺覷不已若遇我虛痕士民彫窘賊衍年老志張思播虺毒此之弗圖恐受其病伏惟陛下妙齡在位聖德方昇皇太后摠御天機朝乾夕惕若留意於負荷忿車書之末一進賢拔能重官人之舉樹忠賞清旌養人之器脩干戈之用畜熊虎之士愛時鄙財輕寶重穀七八年間陛下聖畧方剛親王德幹性茂將相營力未衰愚臣猶堪戎伍荷戈帶甲之衆蓄

銳於今燕弧冀馬之盛充牧在昔又賊衍惡積禍盈
勢不能久子弟闇悖釁逆已彰亂亡之兆灼然可見
兼弱有徵天與不遠大同之機宜須蓄備昔漢帝力
疾討滅英布高皇卧病親除顯達夫以萬乘之主豈
息息安實以侵名亂正計不得已今宜慕二帝之遠
以蕭寧爲大任然頃年以來東西難寇艱虞之興
首尾連接雖尋得剪除亦大損財力且饑饉之氓散
亡莫保收入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衆不愛力以悅
民無豐資以待敵此臣所以夙夜懷憂悚息不寧者
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非天不

生非地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聚聚財如此之難守
位若此之重興替之道焉可不慮又古者使民歲不
過三日食壯者之糧任老者之智此雖太平之法難
卒而用然妨民害財亦不宜不戒今墉雉素脩廡庫
崇列雖府寺膠塾少有未周大抵省府粗得庇憇理
務寺塔足致衆誦道唯明堂辟雍因禮之大來冬司
徒兵至請籌量減徹專力經營務令早就其廣齋施
之財酬商市之弊凡所營造自非供御切須戒伏急
惡亦宜徵減以務阜積庶無橫損民有全力夫食土
甌而媯德昭寢卑室而禹功盛章臺麗而楚力衰阿

宮壯而秦財竭存亡之繇灼然可觀願思前王一同之功畜力聚財以待時會靈太后銳於繕興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功費不少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爲一切齊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爲之踴上削奪百官士力費損庫藏兼曲賚左右日有數千澄故有表雖卒不從而嘗履谷禮之

清河王懌宣武初司徒高肇以帝舅寵任擅權懌上言曰聞唯罷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放僭宣丘以爲深譏仲叔懸軒丘明以爲至誠諒以天尊地卑

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臧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脩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知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奸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帝笑不應孝明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重力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病懌表諫曰昔新垣之奸不登於明堂五利之詐終嬰於顯戮故律浮惑衆之科禮絕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君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

眩誘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繇也

任城王澄子順屬靈太后頗事莊飾數出遊幸順面諍曰禮婦人夫喪自稱未亾人首去珠玉衣不被綵陛下毋臨天下年垂不惑過自脩飾何以示後世矣太后慙而不出還入宮責順曰千里相徵豈見衆辱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耻臣之一言乎

臨淮王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伍家爲比鄰百家之內有師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三正二史庶事無闕而况外州乎諸依舊制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於四閭間二比計族少十二丁物十二疋貲絹畧計見管之戶應二萬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疋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脩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脩陰教禮也而聖朝

忽棄此數繇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多娶后族
故無妾媵習以爲嘗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既是
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強志廣娶則家道離索
事皆迤邐內外親知其相唾惟凡今人通無准節父
毋嫁女則教之以妬姑娣逢迎其相勸以忌持制夫
爲婦德以能妬爲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
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
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所以毒恨
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
品備七三四品備五五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

悉令充數自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勉
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
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國家欲
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得其宜去人帥以出兵丁
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姦盜行典令以示朝
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
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裔滿朝傳祿無窮此臣之志
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爲皂隸葵
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壠盛飾祭儀隣
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其食合瓢

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繁累
魚成山有林木之像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
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葬過禮者以
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卽與同罪

臨淮王彧孝莊時追崇文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
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孝文
爲伯考或表諫以爲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
武中興南頓立舂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絕服
猶尚身奉子道入繼太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
陛下旣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

斯仍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益以大義斯奪及金
德將興宣王受寄景王意在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雖
祭則魏主而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氏且子元
宣王豕裔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武宣有伯
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
外肅祖雖勲格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后稟德永元
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坐嫂叔同室歷觀墳籍
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銳朝臣無敢言者唯彧與吏部
尚書李神雋並有表聞詔報日文穆皇帝勲格四表
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範恭上尊號王表云漢太上

於香街南頓於春陵漢高不因瓜瓞之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繇父祖別廟異寢於理何差文穆皇帝天聰人宅曆數有歸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旣帝業有統漢氏非倫若以昔况今不當移寢則魏太祖晉景帝雖玉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余帝別廟有闕餘序漢郡國立朝者欲尊高祖之德使饗遍天下非闕大廟神主獨在外祠薦漢宣之父亦非勲德所出雖不追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序何必准古而言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遂臣道以此爲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祫豈不同室乎且晉之文景共爲一代議者云世限七室主無定數昭穆旣同明有共室之理禮旣有祠嫂叔何嫌禮祖禰一廟豈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共室爲疑容可更議遷毀莊帝旣逼諸妹之請此祠意黃門侍郎嘗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贊成也又追尊兄彭城主爲孝宣聖帝或又面諫曰陛下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歷尋書籍未有其事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勅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或上表以爲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德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旨留皇名求之古義

冊府元龜 宗室部

少有依准又不納

濟陰王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尚位諫議大夫莊帝將幸維南昭業立於閭闔門外扣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之

北齊永安簡平王浚保定初進爵爲王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祿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因見銜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爲樂雜以婦女又作紙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

浚又於屏處召楊遵彥譏其不諫帝特不欲大臣於諸王交通遵彥懼以奏帝帝大怒曰小人繇來難忍遂罷還宮

河南王孝瑜文襄長子也武成嘗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而親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避之而東孝琬扣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武成從其言孝琬免胄將出帝使追還周軍退拜并州刺史

漢書卷之二十八
 宗室部
 宗室部二十八
 淮南王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宗室部 二十八
 圖興復
 古者封建子弟藩屏王室平居則共其樂多難則同
 其憂所謂宗子維城本支百世也故有窮之難少康
 以庖正而復舊物新都之篡光武以諸王而致中興
 雖復籍祖宗之道德因億兆之懷思蓋繇天姿異常

册府元龜

宗室部 二十八

圖興復

古者封建子弟藩屏王室平居則共其樂多難則同
 其憂所謂宗子維城本支百世也故有窮之難少康
 以庖正而復舊物新都之篡光武以諸王而致中興
 雖復籍祖宗之道德因億兆之懷思蓋繇天姿異常

靈命夙集耳其有屬居宗室世值艱虞或神罷將移
或王業既墜乃將糾率義旅殘滅讐怨或投間於中
或稱兵於外而天未悔禍時方不利志雖自激功卒
無成豈謀慮之未臧蓋鎡基之靡固耳亦有流寓絕
域羈旅鄰邦思借人之兵以復已之圖而運移勢去
終底滅亡區區之心有足悲也與夫歸國邑獻符命
以圖生者豈不遠乎

漢安衆侯崇長沙定王六世孫平帝時與春陵侯敞

俱朝京師助祭明堂

平帝時王莽輔政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八

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也

崇見王莽將危漢室私謂敞曰安漢

公擅國權群臣莫不迴從也迴曲也社稷傾覆至矣太后

春秋高天子幼弱

謂元后平帝也

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蓋

為此也敞心然之及莽居攝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

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

此宗室耻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

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

張紹疎之從兄

莽于池其室宅

徐鄉侯快

一云名快

膠東恭王子聞王莽僭位乃結黨數

千人起兵於其國欲誅莽快兄殷為扶崇公快攻即

墨殷閉城門自繫獄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是

時陵鄉侯魯

楚思王子

扶恩侯貴

不知誰子孫

皆以起兵誅莽

敗

春陵侯敞二弟弘梁弘先起義兵卒梁少以俠氣聞更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江東自號就漢大將軍暴疾卒

後漢光武族兄玄字聖公春陵戴侯熊渠曾孫也王

莽地皇二年新市人王匡王鳳馬武王常成丹等攻

板竟陵

縣名今復州

轉擊雲社安陸

安陸今安州縣

三年與其支

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平

林人陳牧廖湛復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聖

公因往從牧等為其軍安集掾是時光武及兄伯升

亦起春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隊

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號聖公為更始將軍眾

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為天子二月

辛未設壇塲於滎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即位南

面立朝群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

赦天下改元更始元年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為國

三老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

族弟伯升大司徒陳叔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

伯升拔宛

於元功縣名在滎陽

六月更始入鄴宛城盡封宗室

及諸將為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

以光祿勳劉賜為大司徒前鍾武侯劉望起兵畧有
汝南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既敗於
昆陽往歸之八月望遂自立為天子以尤為大司馬

茂為丞相王莽使大師王匡與更始新封國公同姓名國將哀章

守雒陽哀姓魯哀公之後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雒陽西

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

是時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

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長安中起兵

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臺公賓姓就

不漸臺太液池中也收璽綬傳首諸宛時更始在匱坐黃堂取

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

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

是月拔雒陽生縛太師王匡國將哀章至斬之十月

使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尤陳

茂更始遂北都雒陽以劉賜為丞相申屠建李松自

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

年二月更始自雒陽而西至長樂宮初王莽敗唯未

央宮被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

後庭自鍾鼓帷帳輿輦罷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

改於舊李松與棘陽人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

朱鮪爭之以為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
室大嘗將軍劉祉為定陶王劉賜為宛王劉慶為燕
王劉歙為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為漢中王劉信為汝
陰王後遂立王匡為北陽王王鳳為宜城王朱鮪為
膠東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為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
暉為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為穰王申屠建為平
民王尚書胡殷為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
五威中郎將李軼為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為襄
邑王大司空陳牧為陰平王驃騎大將軍宋佻為潁
陰王尹尊為鄆王唯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亦不敢干

與遂讓不受乃徙鮪為左大司馬劉賜為前大司馬
使與李軼李通王暉等鎮撫關東以李松為丞相趙
萌為右大司馬共秉內任萌專權威福自己郎吏有
說萌放縱者更始拔劍擊之自是無敢復言萌私忿
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
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賈豎
或有膳夫庖人多着繡面衣錦袴襜褕褚于褚于大掖衣也
擔褕其短者罵詈道中長安為之語曰龜下養中郎將爛
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
年正月更始使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死者千

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務鄉

地名在魏州湖

城縣

之間松等大敗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時王匡張卬

守河東為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卬與諸將議曰赤眉

近在鄭華陰間旦暮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

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宛王

等兵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申屠建廖湛等

皆以為然共入說更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及赤

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

松軍陬以拒之

新豐有鴻門亭陬城是也

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

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驅驪時共劫

更始

驅獸名以立秋日祭獸冀州北郡以八月朔作飲食為臘

俱成計侍中劉熊

卿知其謀以告之更始託病不出召張卬等皆入將

悉誅之唯隗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卬等四人且待於

外廬卬與湛殷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

之卬與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

中更始大敗明旦將妻子車騎百餘東奔趙萌於新

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並召

入牧丹先至卬斬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

合李松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卬等城內連戰月餘

卬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赤眉至高陵卬等迎降

之遂共連兵而進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為城門較尉赤眉使使謂之日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卑騎走從厨城門出長安故城北中門也諸婦女從後連呼日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至高陵止傳舍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隨祿降赤眉封長沙王祿縊殺之

齊武王續字伯升光武長兄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寧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結交天下雄俊莽未盜賊群起南方尤甚伯

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離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天亾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眾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自發春陵子弟合七八千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柱天者若天之柱也都部者都統其眾人也使宗室劉嘉往招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遇宮宗室死者數十人伯升復收會兵眾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重於藍鄉今唐

州北陽縣 引精兵十萬南渡潢渚 潢水二湖流注合

有藍鄉 潢渚聚又謂之潢 臨北水阻兩川間為營絕

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

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

宜秋聚名 在北陽縣乃往為說合從之勢下江從之伯升於是

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潛師夜起襲

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日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

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陳潰阜軍望見散走

漢兵急追之却追潢渚水斬首溺水者二萬餘人遂

斬新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賜軍敗

欲引據宛伯升乃陳兵誓眾焚積聚破釜斃斬首三

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

軍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眾至十餘萬諸將會

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

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

立之策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

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

起青徐眾數十萬聞南陽六宗室恐赤眉後有所立

如此必將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

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

勝項籍卽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遽
 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
 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
 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未晚願各思
 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
 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旣卽位拜伯升爲
 大司徒封潁信侯繇是豪傑失望多不服五月伯升
 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盛名益甚更
 始群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
 計初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時起兵擊魯陽今汝州魯山縣聞

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
 何爲者耶更始若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爲忤威將軍
 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
 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卽日害
 之

中山王茂泗水王歙從父弟年十八歲漢兵之起茂

自號劉失職聚衆京密門京密二縣俱屬河南稱厭新將軍攻

下潁川汝南衆十餘萬人光武旣至河內茂率衆降

晉南陽王保愍帝時爲相國都督陝西諸軍事帝之

蒙塵也保自稱晉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涼州張

實爲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俄而保爲都尉陳安所叛氐羗皆應之保窘迫遂去上却遷祁山實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縣竹歸上却未幾保復爲安所敗使詣實乞師實遣宋毅赴之而安退會保爲劉曜所逼遷于桑城將謀奔實實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逆保聲言翼衛實禦之也會保薨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

司馬楚之宣帝弟大嘗廕之八世孫年十七值宋高祖輔政誅夷司馬戚屬楚之乃亾於汝穎之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拆節待士與司馬順明道恭等所在聚黨及高祖自立楚之規欲報復收據長社歸之者嘗萬餘人高祖深憚之楚之尋奔于後魏爲征西將軍荆州刺史與山陽公奚斤共平河南

宋劉秉長沙王道憐孫順帝卽位初爲尚書令中軍時齊王輔政袁粲鎮石頭粲潛與秉及諸大將軍黃同等謀欲作亂本期夜會石頭旦乃舉兵秉素怯懦騷動擾不自安丹哺後便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部曲數百赫奔滿道旣至見粲粲驚曰何遽便來事今敗矣秉曰今得見公萬死亦何恨從弟中

領軍韞直在省內與直閣將軍卜伯興謀其夜共攻齊王會秉去事覺齊王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韞韞已戒嚴敬則率壯士直前韞左右皆披靡因殺之伯興亦伏誅察敗乘踰城出走於領禱湖見擒與二子承侯並誅

後魏始平縣公孝矩為南豐州刺史時見周太祖專政將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興復社稷之志陰謂昆季曰昔漢時有諸呂之變朱虛東牟卒安劉氏今宇文泰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盍將圖之為元則所逼孝矩乃止

北齊范陽王紹義拒奔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英雄

天子以紹義踵蹀似之

王欽若等曰蹀骨重也

甚見愛重凡齊

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稷為天水王他鉢聞寧寶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為其報讐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終紹義聞之以為天贊已虛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摠管出兵於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眾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

州半爲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迴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于蜀紹義妃渤海封孝窀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無信來逆於此竟死蜀中

隋越王侗煬帝諸孫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大府慶元文都攝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惣留臺事宇文化及之弑逆也文都等議以侗元德太子之子屬最爲近於是乃共尊立大赦改元曰皇泰謚帝曰明廟號世祖

追尊元德太子爲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氏娣爲皇太后未幾宇文化及立秦王子浩爲天子來次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侗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遂遣使請降侗大悅禮其使甚厚卽拜密爲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財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微後越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毛莫不盡入提封皆爲臣妾加以寶貺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知

祖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以往
歲首方展禮肆覲停鑾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
萃不移豈意釁起非嘗逮於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冕
旒奉諱之日五情哀隕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
自古代有屯剝賊臣逆子無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反
世傳膏品其父述往屬時來早霑厚遇賜以婚媾罍
之公輔位尊九命祿重萬鍾禮極臣人榮冠世表徒
承海嶽之恩未有涓塵之答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
盼出入外內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及從升

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兇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
或侵掠貨財事重刑篇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
加草芥應至罪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
徙邊裔仍卽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獎擢之義人
事罕聞化及梟獍爲心禽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
宮諸王子弟一時殘酷痛暴行露世不忍言有窮之
在夏時犬戎之於周代釁辱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
刻骨摧心飲膽嘗血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王公卿
士庶寮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克巨猾湏
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逮此今

者出黼衣而執旄鉞釋衰麻而探甲冑啣寃誓衆忍
淚治兵指日遙征以平大盜耳化及僞立秦王之子
幽遏比於囚拘其身自稱霸相專擅擬於九五履踐
禁御據有官闈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望外懼
克威志士誠臣內皆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
醜族匪夕伊朝大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內發宏略外
舉率勤王之師討違天之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逐金
鼓振讐若火焚毛鋒刃縱橫如湯沃雪魏公志在扶
劫投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進以此衆戰以斯
順舉辟山可以動射石可以入况擁爾徒皆有離德

京都侍衛西憶家鄉江左淳民南思江邑比來表書
駱驛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甃觀白應解甲倒
戈水銷葉散且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弑戮不辜挫
辱人士莫不道路以目號天踴地朕今復讐雪耻梟
輟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天鑒孔殷祐我
宗社億兆感義但會朕心泉戮元克策勲飲至四海
交泰稱朕意焉兵術軍機竝受魏公節度密見使者
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密遂東拒化及士貴頗不
協王欽若等口士貴謂元
文都皇甫無逸等人陰有相圖之計未幾元文
都盧楚郭文懿趙長子等爲世克所殺皇甫無逸歸

長世充既破李密爲鄭王摠百揆於九錫備物侗不能禁世充又逼侗遜位幽於含涼殿月餘遇害

唐瑯琊王冲越王貞之子垂拱四年爲博州刺史據州舉兵初韓王嘉魯王靈夔崔王元軌越王貞及元嘉子黃公譔靈夔子范陽王諱元軌子江都王緒等自則天臨朝嘗怏怏有不平之志密有異圖是歲七月諛作謬書與貞云內人病漸重必須早療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宜早下手仍速相報至是以明堂將成追皇宗赴集因通相語云大亨之際神皇必遣人大行誅戮皇家子弟無遺種矣謬詐爲皇帝璽書與冲

云朕被繫王等宜各發兵救拔我也冲又僞爲帝璽書云神皇欲傾李家社稷移國祚於武氏冲乃呼長史蕭德宗等令召募兵士分報韓魯霍越紀等五王各令起兵應接以赴神都於是制左金吾將軍丘勣爲行軍大摠管以討冲初冲募得五千餘人將武水縣令郭武悌赴魏州請授魏州縣令馬玄素領兵千七百人在路邀截忍力不及敵先入武水城閉門拒守乃令積草車上放火燒城南門擬乘火突入火之未起南風甚急及草已然遽迴爲北風未至城門燒草已盡冲軍繇是沮氣有堂邑丞董玄寂爲冲統率

兵仗及冲擊武水玄寂曰瑯琊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冲聞之斬玄寂以徇兵衆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唯有家僮左右不過數十而已乃却走入博州城爲守門者所殺傳首神都梟於闕下冲起兵凡七日而敗初冲與諸王連及冲先發而莫有應者唯冲父豫州刺史越王貞獨舉兵以應之尋遣兵攻上蔡縣旣聞冲敗恐懼索鑠欲自拘馳驛詣闕謝罪會其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募得勇士二千餘人貞遂有拒敵之志乃宣言於其衆曰瑯琊王已破魏相數州兵至二十萬朝夕卽到爾宜勉之徵屬縣兵至五千人

分爲五營貞自爲中營署其所親汝陽丞裴守德爲大將軍內營摠管趙成策爲左郎將押左營周弘道爲右郎將押右營安摩訶爲郎將後軍摠管王孝思爲右將軍前軍摠管又以豫州長史帝慶禮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其府司馬凡署九品已上官五百餘人令道士及僧轉讀諸經以祈事捷家僮及戰士咸帶符以辟兵其所授官皆以迫脅見從本無鬪志唯裴守德實與之同守德有膂力善騎射貞將起事便以其女良鄉縣主妻之而委以爪牙心腹之任九月庚辰命左豹韜衛人將軍麴崇裕爲中軍大摠管夏官

尚書岑長倩爲後軍大摠管率兵十萬討之仍令鳳閣郎中張光輔爲諸軍節度削貞及冲屬籍改姓虺氏官軍至豫州城東四十里貞命子規及裴守德拒戰規等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門自守裴守德排閣入問王安在意欲以貞自購也貞自仰藥而死規又自殺守德攜良鄉縣主亦同縊而死丙寅豫州平崇裕傳貞父子及守德等首梟於闕下貞起兵凡二十日而敗初越王貞之起兵也而韓王元嘉與其子譔實爲謀首於是皇宗國戚內外相連者甚廣魯王靈夔子范陽王諒遣使貞及於冲曰若四面同來事無不濟諸道計會未審而先發兵倉卒唯貞應之諸道莫有赴者故其事不成坐致誅滅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宗室部
圖興復

卷之二百八十九

